





說郭目錄

身第二十七

鷄肋編

莊綽

泊宅編

方勺

吹劍錄

俞文豹

投轄錄

王明清

鑑戒錄

何光遠

暇日記

劉跂

佩楚軒客談

戚輔之





志雅堂雜抄 周密

浩然齋視聽抄 周密

瑞桂堂暇錄

陵陽室中語 范季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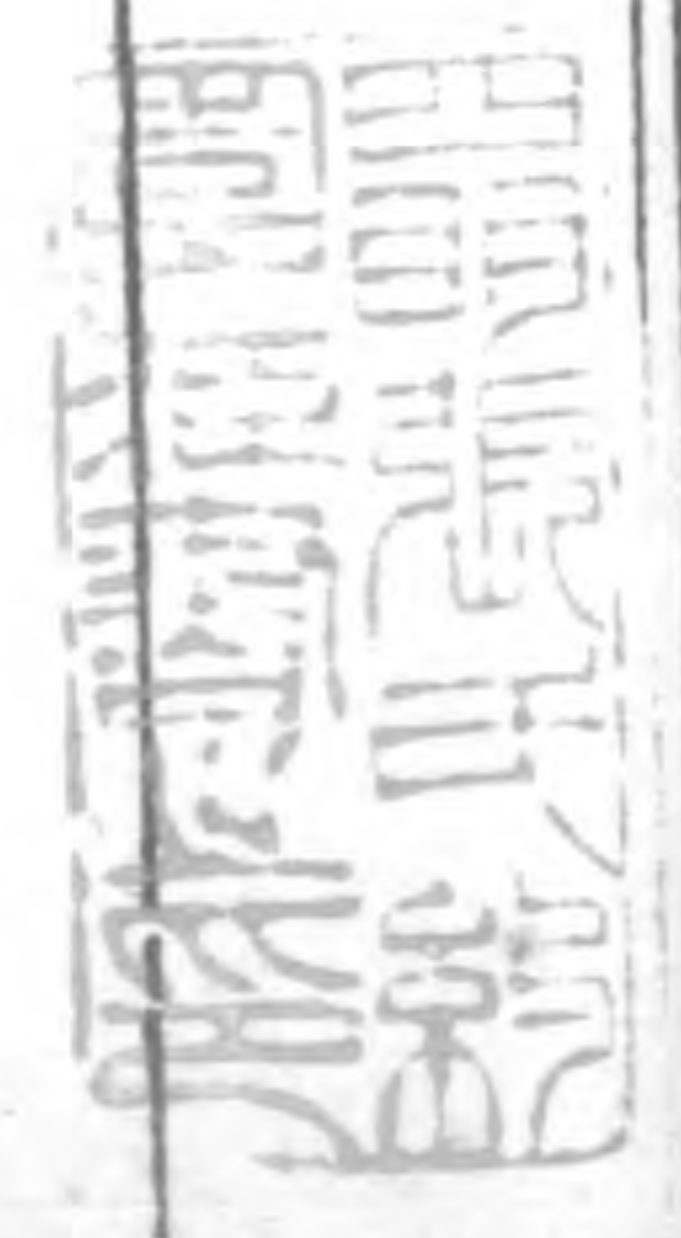
猗覺寮雜記 朱翼

昭德新編 晁迥

山陵雜記 楊奐

鷄肋編

宋 莊綽



昔曹孟德既平漢中欲因討蜀而不得進守之又難  
為功操出教唯曰鷄肋而已外曹莫能曉楊修獨曰  
夫鷄肋食之則無所得棄之則殊可惜公歸計決矣  
阿瞞之績無見于策而其空言竟者于後是豈非鷄  
肋之借邪方其擷蘆菹鳧茨而餓于墻壁之間幸而  
得之雖不及于兔肩視牛骨為愈矣予之此書殆類  
于是故以鷄肋名之紹興三年二月九日清涼莊季



雞肋錄  
裕云

筋屐之謎載于前史鮑昭集中亦有之如一七弓張  
泉非衣金卯刀千里草之類其原出于及正止戈而  
詩人因作字謎王介甫作字謎云兄弟四人兩人大  
一人立地二人坐家中更有一兩口便是凶年也好  
過又作謎云常隨措大官人滿腹文章儒雅有時一  
面紅粧愛向花前月下至于酒席之間亦專以文字  
爲戲嘗爲令云有商人姓名鈺販金與錦至關關  
吏告之任鈺任入金錦禁急又云親兄弟日日昌堂

兄弟火火炎堂兄弟令令衿又云掘地去土添水成  
池皆無有能酬者又爲字中一點謎云寒則重重疊  
疊熱則四散分流兄弟四人下縣三人入州在村裡  
只在村裡在市頭只在市頭又爲疊字下兩點謎云  
兄弟二人同姓同名要若識我先識家兄不識我家  
兄知爲誰人婦字謎云左七右七橫山倒出甌謎云  
將軍是個五行精日月燕山望石城待得功成身又  
退空將心腹爲蒼生

健兒之語見于晉段灼梁陳伯之傳至唐尤多佘少



時過荆南白牌驛見豐碑刻唐官衙有招募健兒使其  
其碑石正白驛因得名或云浚置大晟樂取石爲磬  
未知信否

陳州城外有厄臺寺乃夫子絕糧之地今其中有一  
字王佛云是孔子像舊榜文宣王因風雨洗剝但存  
一字王而釋氏附會爲一字王佛也其侍者冠服猶  
是顏淵之狀如杜甫之作十姨天下如是者不可勝  
數

米芾元章或云其母本產媪出入禁中以勞補其子  
爲殿侍後登進士第善書尤工臨摹人有占帖假之  
率多爲其換易真本至于紙素破汗皆能爲之卒莫  
辨也有好潔之癖任太常博士奉祠太廟乃洗去祭  
服藻火坐是被黜然亦不能忘情其知漣水軍日先  
公爲漕使每傳觀公牘未嘗滌手余昆弟訪之方授  
刺見已胥與矣以是知其僞爲也宗室華源邵王仲  
家多聲妓嘗欲驗之大會賓客獨設一榻待之使數  
卒解衣袒臂奉其酒饌是姬環于他客杯盤狼籍久  
之亦自遷坐于衆賓之間乃知潔癖非天性也然人



物標致可愛故一時名士俱與之游其作文亦狂怪  
嘗作詩云飯白雲留子茶甘露有兄人不省露兄故  
嘗叩之乃曰只是甘露哥哥耳大觀中至禮部員外  
郎知淮陽軍卒

越州在鑑湖之中繞以秦望等山而魚薪難得故諺  
云有山無木有水無魚有人無義里俗頗以爲諱言  
及無魚則怒而欲爭矣又井深者不過丈尺淺者可  
以手汲霖雨時平地發之則泉出然旱不旬月則井  
已涸矣皆謂泉乃橫流故爾因滅裂不肯深浚致源  
不廣也又諺云地無三尺土人無十日歡此語二瀨  
皆云

浙西諺云蘇杭兩浙春寒秋熱對面廝歔背地廝說  
言其反覆如此又云雨夜使寒晴使熱不論春夏與  
秋冬言其無常也此言亦通東西爲然九州以揚名  
地本其水波輕揚爲目漢三王策亦有三湖輕心之  
戒大抵人性類土風西北多土故其人重厚魯荆楊  
多水其人亦明慧文巧而患在輕淺肝鬲可見于睂  
睫間不爲風俗所移者唯賢者爲能耳



孫真人千金方有治蟲方以故梳篦二物燒灰服云  
南人及山野人多有此猶未以爲信嘗泊舟嚴州城  
下有茶肆婦人少艾鮮衣靚妝銀艾簪花其門戶金  
漆雅潔乃取著衣鋪几上捕蟲投口中幾不輟手旁  
人笑語不爲羞而視者亦不怪之乃以方之所云不  
妄也又在劔川見僧舍凡故衣皆煮于釜中雖禪衣  
亦然蟲皆浮于水上此與生食者小間矣其治蟲則  
置衣茶藥焙中火逼令出則以熨斗烙殺之  
事魔食菜法禁甚嚴有犯者家人雖不知情亦流于

遠方以財產半給告人餘皆沒官而近時事者益衆  
云自福建流至溫州遂入二浙睦州方獵之亂其徒  
處處相煽而起問其法斷暈酒不事神佛祖先不會  
賓客死則裸葬方殮盡飾衣冠其徒使二人坐于尸  
旁其一問曰來時有冠否則答曰無遂去其冠逐一  
去之以至于盡乃曰來時何有曰有胞衣則以布囊  
盛尸皆云事之後致富小人無識不知絕酒肉燕祭  
厚葬自能積財也又始投其黨人皆館穀焉凡物用  
之無間謂爲一家故有無碍彼之說以是誘惑其衆



其魁謂之魔王爲之佐者謂之魔翁魔母各誘他人  
但忘人出四十九錢于魔翁處燒香魔母得聚所得  
緡錢以時納于魔王歲獲不訾云亦誦金剛經取以  
色見我爲邪道故不事神佛但拜日月以爲眞佛其  
說經如是法平等無有高下則以無字連上句大抵  
多如此解釋俗訛以魔麻謂其魁爲麻黃或曰云易  
魔王之名也其初授法設誓甚重然以張角爲祖雖  
死于湯鑊終不敢言角字傳云何執中官台州州獲  
事魔之人勘鞠久不能得或云處州龍泉人其鄉邑

多有事者必能察其虛實乃委之窮究何以襍物百  
數則能識其名則非是而置一羊角其名皆言之至  
角則不言遂決如獄如不事祖先裸葬之類固已害  
親俗而又謂人生爲苦者殺之是救其苦也謂之度  
人殺人多者則可以成佛故結衆集乘亂而起甘嗜  
殺人最爲大患尤惜思釋氏羞以戒殺與之爲戾耳  
但禁令大嚴每有告者株連旣廣又當籍沒全家流  
于與死無等必協力同心以拒官吏州縣憚之率不  
敢按反致增多余謂簿其刑典其去籍財之令但治



其魁首則可以弭矣

天下方俗各有所諱亦有所謂而然渭州潘源諱賴云始太祖微時往鳳翔謁節度使王彥才得錢數十遂過原州臥于日間而樹陰覆之不移至今猶存謂之龍泉木至潘源與市人博大勝邑人欺其客也毆而奪之及卽位亡幾欲遷發此縣故以賴爲耻然未知以欺爲賴其義何見常州諱打爺賊云有子爲五伯而父犯刑恐他人撻之楚而自施杖焉雖有愛心于禮教則䟽矣楚州人諱烏龜頭云郡城象龜形嘗被

攻而術者教以繫其首而破也泗州多水患故諱靠山子真州多回祿故諱火柴頭漣水池福多荒人以食蘆爲諱蘇州人喜盜諱言賊世云范文正知杭州乃平江人警夜者避不敢言賊乃曰看叅政鄉人是可笑也而京師僧諱和尚稱曰大師尼諱師姑呼女和尚南方舉子至者諱蹄者謂蹄爲瓜與獠同音也而秀州之諱佛種以昔有回頭和尚以姦敗良家多爲所染故爾衛率諱乾醫家以顛狂爲陽盛而然宜乾者謂是也俗謂神氣不足爲九百或以乾爲九數



又以前編  
又以盛呼之亦重陽之義耳蜀人諱云以其近風也  
劉寬以客罵奴爲畜產恐其被辱而自殺浙人雖父  
子友用以畜生爲戲語而對子孫呼父祖名爲傷毀  
之極在龍泉見村人有刻石而名蠻名嬌之類可耻  
賤者問之云欲難犯又可怪也

漢史云燕地初太子丹養賓客勇士不愛後宮美女  
民化以爲俗至今猶然賓客相過以婦侍宿嫁娶之  
夕男女無別反以爲榮後頗稍止然終未改方南北  
過好每燕集亦用娼妓聞半皆良皆以色選差如中

國之庸役更代不以爲耻也後復燕山諸將嘗大會  
公指名以召諸娼莫有至者怪而問之云待之輕薄  
故不來蓋以衆客共邀一妓始爲厚也凡娼皆以子  
爲名若香子花子之類無寒暑必繫錦裙其家仕族  
女子皆髡首許嫁方留髮冬月以苦萋塗面謂之佛  
妝但皆傳而不洗至春暖方滌去久不爲風日所侵  
故潔白如玉也今使中原婦人盡汚於殊俗漢唐和  
親之計蓋未爲屈也

諺云不麥過不入靖康元年麥多高于人者旣大雨



所損十八順昌谷道人种云大風先倒無根樹傷寒  
偏死下虛人王恬智嘗云犯色傷寒猶易治傷寒犯  
色最難醫王舟元素云治風先治脾治疾先治氣百  
衛生之要也

小人之相亦多有相驗者有一絕載云欲識為人賤  
先須看四般飯遲屙尿疾睡重着衣難蓋無不應  
汝陰尉李重舒漢臣山陽人生平戒殺云釋教令置  
蝨于綿絮筒中久亦飢死有人教于青草葉上經宿  
霜露則化為青蟲飛去試之信然皆背拆而化

瘡發于足脛骨傍肉多難合北人謂之腰瘡南人呼  
為骭瘡其實一也然西北之人千萬之中患者乃無  
一二婦人下實血壯尤罕斯疾南方婦女亦多苦之  
蓋俗喜飲白酒食魚鮓鮓有鹽而味鹹則散血走下  
魚乃發熱作瘡酒以麩葉有毒三物氣味皆入于脾  
腎而足骭之間二脉皆由之故發之瘡必在其所問  
曰魚鹽之地海濱傍水民食魚面鹽使人熱中鹽者

勝血

魚發瘡則熱中之驗  
鹽發熱則勝血之徵

其民皆黑色踈迂其病皆

為癰瘍

血熱而弱故  
善為癰瘍

又本草云酒大熱有毒能行百



藥服藥人不長以酒下遂引藥入于四肢滯血化爲癰疽今白酒麴中多用草烏頭之藥皆有大毒甚于諸藥釋經謂甘刀刃之蜜忘截舌之患况又害不在目前者乎諺謂病從口入禍從口出信矣

大人以大對小而言耳而世惟子稱父爲然若施之于他則衆駭笑之矣今略舉經史子傳之所云以證其失焉易乾卦九五飛龍在天大人造也注大人賢人君子論語畏大人注大人卽聖人孟子大人者不失赤子之心注大人謂國君惟大人爲能格君心之

非謂輔臣大人正已而物正爲大丈夫不爲利害動搖者養其小者爲小人養其大者爲大人注務口腹者爲小人治心志者爲大人如大人弗爲大人者言不必信義亦類此惟漢高祖云始大人以臣爲亡賴霍去病云不早自知爲大人遺體崔豹有大人少有英稱晉陳騫云大人大臣唐裴夔云大人病痛苦輒然皆呼其父而䟽受扣頭曰從大人議則又名其叔張傳云王遇大人益解范滂云惟大人割不忍之恩蓋謂之母唐柳宗元謂劉禹錫之母亦曰無辭以白



其大人注大人長老稱尊事之也岑彭傳韓歆南陽  
大人注謂大家豪右高駢傳女巫王奉先謂畢師鐸  
曰揚州灾有大人死秦彥曰非高公邪呼韓單于傳  
大人相難久之後漢北匈奴大人車利涿唐蓋麻父  
爲東都大人則夷狄亦指尊長爲大人也梁元帝金  
樓子云荆間有人名我地大人向父稱我向子恒稱  
名此其異也又有名子爲大人者北人恒呼子爲大  
人此尤異也又且鞮使單于謂漢天子我大人

丈人行注云丈人尊長之稱也故荆軻傳高漸離家  
丈人召使前擊筑杜甫贈韋濟詩云丈人試靜聽而  
柳宗元呼妻父楊詹爲丈人母獨孤氏爲母故今時  
維壻呼婦翁爲然亦不敢名尊老以畏我笑至呼父  
爲爺謂母爲媽以兄爲哥舉世皆然問其義則無說  
而莫知以爲醜風俗移人咻于衆楚豈特是而已哉  
爹字雖見于南史梁始興王儋云始興王人之爹救  
人急如水火何時復來亂嘯我荆楚方言謂父爲爹  
乃音徒我切又與世人所呼之音不同也

高宗南幸舟方在道中海泊近岸執政不登舟朝謁



行于沮洳則躡芒鞋呂元直時爲宰相故同列戲曰  
草履更將爲赤舄謁時傍舟水深乃積稻稈以進叅  
政范覺民曰稻稽聊以當沙堤

油通四方可食與然者無如胡麻爲上俗呼芝麻言  
其性有八拗謂雨暘時薄收大旱方大熟開花向下  
結子向上炒焦壓榨才得生油藁車則清鑛鍼乃澁  
也而河東食大麻油氣臭與荏子皆然作雨衣陝西  
又食杏仁紅藍花子蔓菁子油亦以作燈但粥以蔓  
菁子熏目致失明今不問爲患山東亦以蒼耳子作

油此當治風有益江湖小胡麻多以桐油爲燈但烟  
濃汙物盡像之類尤畏之汚衣不可洗以冬瓜滌之  
乃可去色青而味甘悞食之令人吐痢飲酒或茶皆  
能蕩滌蓋南方酒中多灰爾嘗有婦人悞以膏髮粘  
結如椎百治不能解竟髡去之又有旁毘子油其根  
卽烏藥村落人家以作膏火其烟尤臭故城市罕用  
烏栢子油如此可灌燭廣南皆用處婺州亦有頻州  
食魚油頗腥氣宣和中京西大歉人相食煉腦爲油  
以食販于四方莫能辨也



定州織刻絲不同大機以熟色絲綿經于木杼音上

隨所欲作花草禽獸狀以小梭織緯時先疏其處方

以襍色線綴于經緯之上合以成文以相連承望空

視之如雕鏤之象故名刻絲如婦人一衣終歲方就

雖作百花使不相類蓋亦可緯線非通梭所織也單

州成武縣織薄縑脩廣合于官度而重才百銖望之

如露著故浣之亦不紕踈隄陵有一種絹幅甚狹而

光密蚕出獨早舊嘗端午充貢涇州雖小而皆能櫛

茸毛爲線織方勝花一疋只重十四兩者宣和間一

疋鐵錢至四百千又出敢鋤石襪盡之類甚工巧尺

一對至五六千番攝子每放兩貫邠寧出綿紬鳳翔

出案几其天生曲材者亦直數十緡原州善造鉄啣

鐙水網隱花皮作鞍之華好者用七窰鎔音厠飾以

高價殊多者費直千緡西夏興州出良弓中國購得

之每張數百千時邊將十數獻童貫者河間善造篋

箕刀之以水精美玉爲靶鋌鏤如絲髮陳起宗爲詹

度機宜罷官至有數百副衢州開化山僻人粗魯而

製茶籠鉄鎖亦佳蘇州以黃草心織布色白而細幾



若羅穀越尼皆善織謂之寺綾者乃北方隔織耳名  
著天下婺州紅邊羅東陽花羅皆不減東北但絲縷  
中細不可與無極鹽祿等比也

衛瓘家人炊飯墮地盡化爲螺歲餘及禍石崇家稻  
米飯在地經宿皆化爲螺皆致滅族之應

鄭注未敗前褚中藥化爲蠅數萬飛去裴楷家炊黍  
在甑或變如拳或作蔓菁子期年而卒

管中窺豹世人惟知爲王獻之事而其原乃魏武令  
中語也魏志注建安八年庚申令曰議者或以軍吏

者之言一似管中窺豹歟

唐初賊朱粲以人爲糧置碓磨寨謂啖醉人如食糟  
豚每覽前史爲之傷嘆而自靖康丙午歲金狄亂華  
六七年間山東京西淮南等路荆榛千里米斗至數  
十千且不可得盜賊官兵以至民居更互相食人肉  
之價賤于犬豕壯者一枚不過十五斤軀暴以爲腊  
登州范温率忠義之人紹興癸丑歲汎海到錢塘有  
至行在猶食者老瘦男子婦女更謂之饒把火婦人  
少艾者名之下羨羊小兒呼爲和骨爛又通目爲兩



脚羊唐止朱粲一賊今百倍于前數殺戮焚溺飢餓疾疫陷墮其死已衆又加之以相食杜少陵謂喪亂死多門信矣不意以老眼親見此時嗚呼痛哉釣絲之半繫以荻梗謂之浮子視其沒則知魚之中鈎韓退之鈎魚詩云羽沉知食駛則唐世蓋浮以羽也

按常衮集有謝賜緋表云內給事潘某奉勅旨賜臣緋衣一副并魚袋玉帶牙笏等臣學愧聚螢才非倚馬典墳未博謬陳良史之官辭翰不工叨辱侍臣之

列唯知待罪敢望殊私銀章雪明朱紱電映魚須在手虹玉橫腰祇奉寵榮頓忘驚惕蟬蛸之詠恐刺國風螻螿之誠難酬天造則知唐世玉帶施於緋衣而銀魚亦懸於玉帶也本朝宗室凡南班環衛官皆以皇伯叔姪加於御上更不書姓袒免外親亦然熙寧中始有換授外官者則去皇屬而加姓宣和中人并姓除之時以爲非靖康中乃復舊制常衮集載李諲除祕書監詞云昔劉歆父子代典文籍今之祕寤豈可避親再從叔正議大人守光祿卿同正員嗣澤王



諶幼嗣潘國夙章忠孝蓋唐世非期親不加皇屬雖  
出閤外任亦不著姓而以尊從載於街上似爲得也  
然本朝宗子皆復名而連宗字派服御見不知之又  
漢唐以來所弗逮者

趙叔問爲天官侍郎肥而喜睡又厭賓客在省還家  
常掛歇息牌於門首呼爲三覺侍郎謂朝回飯後歸  
第也

范覺民作相方三十二歲肥白如冠玉旦起與裹頭  
帶巾必皆攬鏡時謂三照相公

泉福二州婦人轎子則用金漆雇婦人以荷福州以  
爲肩擎至他男子則不肯肩也廣州波斯婦繞耳皆  
穿冗帶環有二十餘枚者家家以篋爲門人食檳榔  
唾地如血北人嘲之曰人人皆唾血家家盡篋門又  
婦女凶悍喜鬪訟雖遭刑責而不畏恥寢陋尤甚豈  
秀美之氣中於綠珠而已邪

關右塞上有黃羊無角色類麋鹿人取其皮以爲裘  
褥有夷人造嗜酒以荻管吸於瓶中老杜送從弟亞  
赴河西判官詩云黃羊飫不羶蘆酒還多醉蓋謂此



也  
張易之行成之族孫則天臨朝太平公主引其弟昌宗入侍昌宗薦易之器用過臣朝令召見俱承辟陽之寵右補闕朱敬則諫曰臣聞志不可滿樂不可極嗜欲之情愚智皆同賢者能節之不使過度則前賢格言也陛下內寵已有薛懷義張義之昌宗固應足矣邇聞尚食奉御柳模有侍子良賓潔白美須眉左監門衛長史候長自云陽道壯偉過於薛懷義專欲自進堪充宸內供奉無禮無義溢于朝聽臣愚戆在諫諍不敢不奏則天勞之曰非卿直言朕不知此賜綵百段唐史舊書載詳斯語父子兄弟君臣薦進獻納如此亦可謂之穢史矣  
易正義釋朶頤云是動義如手之捉物謂之朶也今世俗以手引小兒學行謂之朶莫知其義以此觀之乃用手捉則當爲朶也

自中原遭胡虜之禍人死于兵革水火疾飢墜厭寒暑力役者蓋不可勝計而避地二廣者幸獲安居連年瘴厲至滅門如平江府洞庭東西二山在太湖中



非舟楫不可到胡騎寇兵皆莫能至然地方共幾百里多種柑橘桑麻糊口之物盡仰商販紹興二年冬忽大寒湖水遂冰米船不到山中小民多皆餓死富人遣人負載蹈冰可行遠又冰拆陷而沒者亦衆泛舟而往率遇巨風激水舟皆積冰凍重而覆溺復不能免又是歲八月十八日錢塘觀潮往者時特盛岸高二丈許上多積薪人皆乘薪而忽風駕洪濤出岸激薪崩摧死者有數百人

通應江水鹹淡得中子魚出其間者味應珍美上下十數里魚味卽異頗難多得故通應子魚名傳天下而四方不知乃謂子魚大可容印者爲佳雖山谷之傳聞以帶印紫魚爲披錦黃雀之對也至云鯿魚皆一通三印則傳者亦悞正可謂一魔爲比矣以子名者謂子多爲貴也

紹興三年八月浙右地震地生白毛勃不可斷時平江童謠言地上白毛生老少一齊行臺臣論其事因下求言之詔宰相呂頤洪由此以罪罷按晉志武帝咸康初孝武太元二年十四年地皆生毛近白祥光孫



盛以爲人勞之異其後征劔代徵歛賦役無寧歲天下勞擾百姓疾怨焉時軍卒多虜掠婦人有母子每隨軍而行謂之老少軍方韓劉自建康鎮江更戍旣而敕移屯池州韓復分軍江寧江寧王璩往湖南岳飛赴江外行在卽至九江郭仲荀赴明州老少之行已數十萬人也

白樂天詩云歲盞能推藍尾酒辛盤先勸膠牙餠又云三盞藍尾酒一榼膠牙餠而東坡亦云藍尾忽驚

新火後

樂天寒食詩云三盞藍尾酒

遨頭要及院花前

成都太守自正月二

十出遊至四月十余嘗見唐小說載有翁姥共食一

九月至浣花乃止

餅忽有客至云使秀才婪泥於是二人所啖甚微末乃授客其得獨多故用貪婪之字如歲盞屠蘇酒是飲至老大最後所爲多則亦有貪婪之意以餉膠牙俗亦於歲旦琥珀餉以驗齒之堅脫然或用餃子然二者見之唐之寒食與今世異乎

兩浙婦人皆事服飾口腹而恥其營生故小民有不能供其費者皆從其私通謂之貼夫公然出入不以爲恠如近寺居人其所貼者皆僧行也多至有四五



奚月新  
焉浙人以鴨爲名大諱北人但知鴨作羹雖甚熱亦無氣後至南方乃知鴨若只一雄則雖合而無卵須則二三始有子其以爲諱者蓋爲是耳不在於無氣也

金人南牧上皇遽遜位虜將及都城乃與蔡攸一二近侍微服乘花綱小舟東下人皆莫知至泗上徒步至市中買魚酬價未諧估人呼爲保義上皇顧攸咲曰這漢毒也歸猶賦詩就用紅魚羹故事初不爲戚凡自古兵亂郡邑被焚毀者有之雖盜殘暴必賴室

廬以處故須有存者靖康之後金虜侵陵中國露處異俗凡所經過盡焚毀如曲阜先聖舊宅自魯共王之後但有葺治金人乃指像而詬厲之其慘如此衢信萬山所環路不通驛部使率數十歲不到居人流寓得以安處三年春隅邑人以私怨告衆事魔有白馬洞繆羅者殺保正怒其乞取其第四女者輒衣赭服傳布喧動至遣官兵往捕一方被害蓋自胡虜之禍如前載避地二廣者以瘴疠滅門徙家洞庭者以湖冰絕食蓋九州之內幾無地能全其生者豈一



時之人數當爾邪少陵謂喪亂死多門信矣

范文正公四子長子純佐材高善知人通兵書學道家能出神一日方坐觀書妹婿蔡交以杖擊戶神驚不歸自爾遂失心然居喪猶如禮草文正行狀皆不悞失至其得疾之歲卽書曰天下大亂遂擲筆于地蓋其心之定也有子早逝止一孫女喪夫以病狂嘗閉於室中窓外有大桃樹花適盛開一夕斷襦登木食桃花幾盡明且有見其裸身坐于樹杪以梯下之自是遂愈再嫁洛人奉議郎任婿以壽終

建炎後俚語有見當時之事者如仕途捷徑無過賊上將奇謀是受招又云欲得官殺人放火受招安欲得富趕着行在發酒醋

興化軍莆田縣去城六十里有通應廟江水在其下亦曰通應地迎仙水極深緩海潮之來亦至廟所故其水鹹淡得中取灌卉卉花葉鮮潔多佳魚味別常產

叅政孟庾夫人徐氏有奇疾每發於聞見卽舉身戰慄至於幾絕其見母與弟皆逐去母弟至終不相見



又惡聞徐姓及打銀打鐵聲買物不得見有與錢亦不欲一文嘗有一婢使之十餘年甚得力極喜之一日偶問其家所爲業婢曰打銀疾遂發後更不可見竟逐去之至於其他皆無所差失醫祝無能施其術蓋前世所未嘗有也

甄徹字見獨本中山人後居宛丘大觀中登進士第時林摠爲同知樞密院當唱名讀甄爲堅音上皇以真音摠辨不遜呼徹問之則從帝所呼摠遂以不識字坐黜後見甄氏舊譜乃徹之祖屯田外郎復所記

云舜子商均虞周封於陳爲楚惠王所滅至烈王時有陳通奔周王以爲周將美以其族以舜居陶甄之職命爲甄皆通之後而居中山於邯鄲爲近按許氏說文甄陶也從瓦堽音居延反吳書孫堅入洛屯軍城南甄官井上有五色氣令人入井探得傳國璽堅以甄與己名音協以爲受命之符卽三國以前未有音爲之人切者矣孫權卽位尊堅爲武烈皇帝江左諸儒爲吳諱故以陶甄之甄因音其之相近者轉而音真說文顛躡躡闔以真爲聲烟咽以甄爲聲馴涎



以川爲聲侏以駮先爲聲此先中韻互以爲聲也况  
吳人亦以甄爲旃則愈近矣其後秦爲世祖符堅隋  
爲高祖楊堅皆因吳音蹙避其諱然秦有其土止一  
十五年隋帝天下才二十七載避諱不久尋則還復  
旣殊漢慶賀又異唐內爲景字且不易惡能遽改故  
世處鎮定者猶守舊姓奈何俗罕識本音縱不以真  
見呼又乃有以爲堅字虜後從俗致溷本真是用正  
厥音參攷世系叙爲家譜云余按千姓編通作二音  
而張孟押韻真與甄皆之人切云舜陶甄河濱因以

爲氏又稽延切而稽延之音蔡與免而不言陶與氏  
也堅字音經堅切與甄之音異矣嘉祐中王陶作徹  
之曾祖說馬濟墓錄云甄以舜陳氏出於陳避吳符  
隋時有爲河南北溷訛音莫能分本之於古乃識其  
真

臨安府城中有七寶山車駕駐蹕時御史中丞辛丙  
殿中侍御史常同監御史魏玘明震周綱皆上居其  
上人遂呼爲五臺山車馬駐蹕臨安以府廨爲行宮  
紹興四年大享明堂更修射殿以爲享所其基卽錢



氏時握髮吳人語訛乃云惡發殿謂錢王怒即乘此  
 座也時殿柱大者每條二百四十千足總木價六萬  
 五千餘貫則壯麗可見言者屢及而不能止 紹興  
 之後巨盜多命官招安率以宣贊舍人寵之時以此  
 官為恥然清流者其銜官下皆有兼字至賊輩則無  
 矣若遙郡者盡以忠者處之其徒亦稍有解者甚非  
 曠蕩欲安反側之意也

古所謂媵妾者今世俗西北名曰祗候人或云左右  
 人以其親近為言已極鄙俚而浙人呼為貼身或曰  
 橫床江南又為橫門尤可咲  
 江南人謂社日有霜必雨丙辰春社繁霜濃瓦次日  
 果大雨

朱希亮隸州人為鄧州教官有喬世賢者恃力輕忽  
 偶與朱相值遽問之曰君心希何亮朱報云何世無  
 賢今日未問君姓名將出何云喬愕然不能答蓋古  
 惟有喬姓而省木莫知其由至唐始有彛及知之或  
 云何奴貴姓也

余家故書有呂縉卿叔夏文集載淮陰節嬪傳云嬪



年少美色事姑甚謹夫爲商與里人共財出販深相親好至通家往來其里人悅婦之美因同江行會傍無人卽排其夫水中指水泡曰他日此當爲證旣溺里人大呼求救得其尸已死則號慟爲之制服如兄弟厚爲棺斂送終之禮甚備錄其行橐一毫不私至所販貨得利亦均分著籍旣歸盡舉以付其母爲擇地土葬日至其家奉其母如已親若是者累年婦以姑老亦不忍去且感里人之恩亦喜其義也姑以婦尚少里人未娶親之猶子故以婦嫁之夫婦尤歡睦

後有兒女數人一日大雨里人者獨坐簷下視庭中積水竊咲婦問其故不直告愈疑之叩之不已里人以婦相歡又有數子待之必厚故以誠語之曰吾以愛汝之故害汝前夫其死時指水泡爲證今日泡水竟何能爲此其所以咲也婦亦咲而已後伺里人之出卽訴於官鞠實其罪而行法焉婦慟痛哭曰以吾之色而殺二夫亦何以生遂赴淮而死此書呂氏旣無而余家者亦散于兵火姓氏皆不能記姑識其畧按天官歷曆日中涪水龍數乃自元日之後逢辰爲



支節是得寅卯在六日爲豐年之兆

楚州有賣魚人姓孫頗能言時災福時呼孫賣魚宣和間上皇聞之召至京師館于寶籙宮道院一日懷蒸餅一枚坐一小殿時日高拜跪既久上覺微餒孫見之卽出懷中蒸餅云可以點心上皇雖訝其意然未肯接孫云後來此亦難得食也時莫悟其言明年遂有沙漠之行人始解其識

吳行正嘗著漫堂集載顧况老失子作詩云老人哭愛子淚下皆成血老人年七十不作多時別每誦講

哭之哀甚未幾復生子非熊能道前世事云在冥中聞父哭并詩不勝哀懇於冥復爲况子非熊仕至起居舍人宋明發晉叔紹興辛亥十月末在蒼梧失子其子未病時書窓壁皆作十月十日字旣卒夢於其母且復爲子壬子十月十日於五羊復得子其事頗與非熊類可謂異矣晉叔賢厚宜有子者志載晉叔宋成人丁巳爲浙西提舉市舶其室王氏亦睢陽人景融之女同老之孫也

太史公作伯夷傳但云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也



而論語音注引春秋少陽篇謂伯夷姓墨名允一名元字公信叔齊名智字公達夷齊謚也陸德明取之不知少陽篇何人所著今有此書否如趙岐謂孟軻字則未聞而李輪注蒙求引史記云字子輿今觀史記則未嘗有劉孝標亦云子輿困臧倉之訴五臣注爲孟軻是也

沈存中筆談載雷火鎔寶劍不鞘不斷與王冰注素問謂龍火得水而熾投火而滅皆非世情可料余守南雄州紹興丙辰八月二十四日視事是日大雷破樹者數處而福惠寺普賢像亦裂其所乘獅子凡金所飾與像面悉皆銷釋而其餘采色如故與沈所書蓋相符也

淵聖皇帝以星變責躬詔云嘗饌百品十減其七枚減宮女凡六千餘人則道君朝饌以百計矣見吳行承旨摛文集

廣南里俗多撰字畫父子爲恩壘爲隱不長不矮如此甚衆又呼舊爲官姑家竹舉道遙子女婿作駙馬皆中州所不敢言而歲除爆竹軍民環聚大呼萬歲



尤可駭者

吳行正平仲云余爲從官與數同列往見蔡京坐于後閣京諭女童使焚香久之不至坐客竊恠之已而報云滿蔡捲簾使相見風自他室而出靄若雲霧濛濛對坐不見而言火之烈旣歸衣冠芬馥數日不歇計非數十兩不能如是之濃也其奢侈大抵如此廣州可耕之地少民多種柑橘以圖利嘗患小虫損食其實惟樹多螿則虫不能生故園戶之家買螿於人遂有收螿而販者用猪羊脬音泡盛脂其中張口置

蟻穴傍俟螿入中則持之而去謂之養柑螿

信州弋陽縣海棠滿山村人至并花伐以爲新廣南以根啖猪處州龍泉以筍亦然温州四時有蘭各一種衡州萊陽縣有桃一株結子而不甚實廣州有無核枇杷海南有無核荔枝一株嚴州通判廳下有花數種而合爲一樹云見於唐杜牧詩中宣和間欲移取屢以盤根卒不可徙而止然其花中無能名者

王介甫作韓魏公挽詩云木嫁曾云達官怕山摧果見哲人萎時華山崩京師木嫁爲中的人多不見木



嫁出處按舊唐書五行志開元二十九年十一月二十九日雨木冰凝凍裂數日不見寧王見而歎曰諺云樹木嫁達官怕必有大臣當之其月王薨窟礪子亦云魁礪子作偶人以戲嬉舞歌本喪家樂也漢末始用之於嘉會齊後王高諱尤所好高麗亦有之見舊唐音律志今字作傀儡

泊宅編

宋方勺

韓退之多悲詩三百六十言哭泣者三十首白樂天多樂詩二千八百言飲酒者九百首

自古繼世宰相前漢所稱韋平而已漢袁陽二族最盛不過三四人唯李唐一門一相者良多至裴氏趙郡李氏一家皆十七人秉鈞軸何其盛也本朝父子繼相韓呂之後未聞

自古相國最久者唯召公三十六年一朝宰相最多

泊宅編



者唯武后

今之巧宦者皆謂之鑽班固云商鞅按三術以鑽孝公狄武襄公青本拱聖兵士累立戰功致位樞府既貴時相或諷其去面文者但笑不荅仁廟亦宣諭之對曰臣非不能殆欲留以爲天下士之勸

烏程之東數十里有泊宅村予買田村下因閱金石遺文昔顏魯公守湖州張志和浮家泛宅往來苕霅間此乃志和泊舟之所也續仙傳志和越人而唐史以爲婺人予喜卜築之初間同間之高風遂得友其

人於千載因作詩識之王侍郎漢之一見號予泊宅少翁仍爲作真贊曰形色保神環無初終粉飾大鈞而爲之容是曰泊宅之少翁

秦之長城西起臨洮盡遼海今但穴其下以來往鑿之若紫雲橫亘沙漠上

自登州岸一潮度海卽至烏島有五所卽禹貢之羽山西漢梅福自九江尉去隱爲吳門卒今山陰有梅市鄉山曰梅山卽其地也

閩廣多種木綿紡績爲布名曰吉貝海南蠻人織爲



中上出細字雜花卉尤工巧卽古所謂白疊布李琮  
詩有腥味魚中墨衣成木上綿之句

螺填器本出倭國物象百態頗極工巧非若今市人  
所集者

世言行李據左氏杜預云使人也唐李濟翁云當作  
行使余按史記臯陶爲大理一本大李又天官書曰  
熒惑爲李徐廣注云外則理兵內則理政又黃帝有  
李法一篇顏師古曰李者法官之號摠兵刑故名李  
法北史叙傳李氏先爲堯之理官因爲氏後改曰李  
則李與理其義自通蓋人將有行必先治裝如孟子  
之言治任鄭當時之言治行理亦治也左傳且一介  
行李又曰行李之命

今州縣獄皆立臯陶廟以時祠之蓋自漢已然范滂  
繫獄吏俾祭臯陶滂曰臯陶賢者知滂無罪將理之  
於帝如其無知祭之何益

許昌士人張孝基娶同里富人女富人只一子不肖  
斥逐之富人病且歿盡以家財付孝基與治後事如  
禮父之其子丐於途孝基見之惻然謂曰汝能灌園



乎荅曰如得灌園以就食何幸孝基使灌園其子稍自力孝基恠之復謂曰汝能管庫乎荅曰得灌園已出望外况管庫又何幸也孝基使管庫其子頗馴謹無他過孝基徐察之其能自新不復有故態遂以其父所委財產歸之其子自此治家勵操爲鄉間善士不數年孝基卒其友數輩游嵩山忽見旌幢騶從滿野如守土大臣竊視之專車者乃孝基也驚喜前揖詢其所以致此孝基曰吾以還財之事上帝命主此山言訖不見

曾幾學士兒皆早慧中子纔十歲一日謂父曰孔子歿時宰予必不行心喪三年問何以驗之荅曰予親喪以暮爲父况師乎其姊曰只恐聞於汝安乎之語不敢違也乃兄從旁對曰記得夫子沒時宰予已先亾矣

建炎己酉秋杭州清波門裏竹園山平地涌血須臾成池腥聞數里明年金人殺戮萬人卽暗竹園也

又云熙寧八年冬杭州涌血者三升

唐律禁食鯉違者杖六十豈非鯉李同音彼自以爲



喬出老君不敢斥言之至號鯉爲赤鯁公舊說鯉過禹門則爲龍仙人琴高子英皆乘以飛騰古人亦戒食之非以其能變化故邪

方言曰齊宋之間凡物盛多謂之寇注云今江東有小鳧其多無數俗謂寇鳧陸龜蒙集有暴禽一篇正謂野鳧害稼而作

人有所不爲然後可以有爲凡物亦然裴氏新書曰虎豹無事行步若不勝其軀鷹在衆鳥之間若睡寐然蓋積怒而後全剛生焉此越人所以滅吳之道也

有稱中興野人和東坡念奴嬌詞題吳江橋上車駕巡師江表過而覩之詔物色其人不復見矣炎精中否歎人才委靡都無英物胡虜長驅三犯闕誰作長城堅壁萬國奔騰兩宮幽恨此恨何時雪草廬三顧豈無高臥賢傑天意眷我中興吾皇神武踵曾孫周發河海封疆俱效順狂虜何煩灰滅翠羽南巡扣閣無路徒有衝冠髮孤忠耿耿劔鋌冷浸秋月古者尚書令史防禁甚密宋法令史白事不得宿外雖八座命亦不許李唐令史不得出入夜則鎖之韓



愈爲吏部侍郎乃曰人所以畏鬼以其不見鬼如可見則人不畏矣選人不得見令史故令史勢重任其出入則勢輕始不禁其人自文公始

吹劍錄

宋 俞文豹

余以文字之緣漫浪江湖者四十年乃今倦游索居京國掩關守泊條理故書以昔見聞與今所得信筆錄之莊子云吹劍者映而已映許劣反謂無韻也淳佑三年人日序

李太伯不喜孟子謂孔子教人遵王孟子教人爲王蓋是時周室微弱不齒於七國故孟子但知有齊宣梁惠爾孔子作春秋於吳楚越之君子稱曰子未嘗

吹劍錄



王之孟子於齊梁之王則偃然稱之手以見此時雖  
孟子亦不知有周王矣齊宣王問湯放桀武王伐紂  
臣弑其君可乎或者宣王見周室微弱有問鼎之心  
故設爲是問孟子而有尊王之心欲引其君以當道  
而爲湯武之地則當托以應天順人之心而乃曰賊  
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  
誅獨夫紂矣未聞弑君也故前輩譏湯武非賢君伊  
呂非賢臣孟子非賢人韓文公伯夷頌無一辭及武  
王末後方云雖然微二子則亂臣賊子接跡于後世  
矣其罪武也凜然如刀鋸斧鉞之加而鋒鏘不露自  
佛人中國凡爲其徒作碑記者皆務爲梵語獨公送  
文暢序不肯自叛其教所謂法度森嚴也  
君之視臣如草芥則臣視君如寇讐君雖不君臣不  
可以不臣何至如此不如賈誼云主上遇其臣如犬  
馬彼將以犬馬自待劉公摯亦云謂人以犬馬彼將  
以犬馬自爲

古大賢雖左氏孟子稱夫子止曰仲尼不敢名焉唐  
文宗賜裴度詩我家柱石裴憂來學丘禱以天子而



名聖人又用其語故無嫌李白乃云鳳歌笑孔丘韓  
文公云柄用儒雅崇丘軻荆公云驅馬臨風想聖丘  
馬子才云何必嫌恨傷丘軻然此猶可也杜子美醉  
時歌儒術於我何有哉孔丘盜跖俱塵埃以百世帝  
王之師名呼而儕之盜跖何止得罪於名教

原涉云家人寡婦始自約救時意慕宋伯姬爲人不  
幸爲盜賊所污遂行淫泆雖知其非而不能改柳子  
厚河間傳亦此意也如涉所云自足以勸戒何必極  
狀其淫蕩之醜又捕蛇說卽苛政猛於虎之謂禮記  
以八字言盡之子厚乃六百字文日勝質日衰可以  
觀世變矣

溫公不好佛謂其微言不出儒書而家法則云十月  
就寺齋僧誦經追薦祖先象山知荆門上元當設醮  
乃講洪範錫福章以代之

易惟四卦言酒而皆險難時需需于酒食坎樽酒簋  
貳困困於酒食未濟有孚於飲酒

長恨歌上窮碧落下黃泉兩處茫茫都不見人謂是  
目連救母孟浩然詩春眠不覺曉處處聞啼鳥夜來



風雨聲花落知多少人謂是盲子

荆公宅乃謝安所居地有謝公墩公賦詩曰我坊名字偶相同我宅公墩在眼中公去我來墩屬我不應墩姓尚隨公人謂與死人爭地界

杜子美流離兵革中其咏内子云香霧雲鬟濕清輝玉臂寒何時倚虛幌雙照淚痕乾歐文忠范文正矯矯風節而歐公詞云寸寸柔腸盈盈粉淚樓高莫近危欄倚又薄倖辜人終不憤何時枕上分明問文正詞云都來此事眉間心上無計相回避又明月樓高

休獨倚酒入愁腸化作相思淚讀林和靖梅詩及春水淨於僧眼碧晚山濃似佛頭青之句可想見其清雅而長相思詞云君淚盈妾淚盈羅帶同心結未成江頭潮已平情之所鍾雖賢者不能免豈少時作邪漢馬臻爲會稽守立鑑湖淹浸家宅有千餘人詣闕訴臻坐棄市順帝遣使覆按並不見人檢其名籍皆是死者乃廟而祀之會稽志

月與日並明皆天子所敬事而詞人墨客以姮娥之說吟謔嘲弄極其褻狎至云一二初三四娥眉天上



史錄  
安待奴年十五正面與君看

丙午丁未年中國遇之必災近衢士上丙午丁未龜  
鑑謂自秦昭襄五十二年迄五代凡二十一次某年  
皆不靖文豹聞乾興間營定陵信用徐仁旺請用山  
前地丁晉公堅王山後仁旺奏云坤水長流災在丙  
午年內丁奉直射禍當丁未歲中及靖康丙午時事  
更易次年丁未高宗渡江淳熙丁未高宗上仙其說  
皆驗然淳祐丁未則無他異惟自夏迄冬不雨所在  
湖波河井枯竭爾雖然仁旺所言則一時事耳而歷  
代皆忌此兩年何也意者丙午丁未在天之中丙丁  
屬火皆在午位旺鄉五行中惟水火不宜旺旺則不  
可休藥非有道盛時興王盛德未易當也故大撓作  
甲子於丙午丁未則配以天河水以水能制火也戊  
午巳未則謂之天上火以戊巳土蓋其上庶不燄燄  
也

伯樂姓孫名陽伯樂星掌天馬陽善御故名焉同時  
九方歆亦善相馬列子謂之九方臯

避煞之說不知出於何時按唐太常博士李才百已



曆載喪煞損害法如巳日死者雄煞四十七日回殺  
十三十四歲女雌殺出南方第三家殺白色男子或  
姓鄭潘孫陳至二十日及二十九日兩次回喪家故  
俗世相成至忌期必避之然旅邸死者卽日出殯煞  
回何處京城乃傾家出避東山曰安有執親之喪欲  
全身遠害而扃靈柩於空屋之下又豈有爲人父而  
害其子者乃獨卧苦塊中煞夕帖然無事而俗師又  
以人死日推筭如子日死則損子午卯酉生人犯之  
者入歛時雖孝子亦避甚至婦女皆不敢向前一切  
付之老姬家僕非但枕籍殫扱不仔袖而金銀珠寶  
之類皆爲所竊記曰凡附於身者必誠必信勿之有  
悔焉耳矣蓋亡人所隨身者惟柩中物耳可不身臨  
之此惟老成經歷平時以此戒其子弟庶幾臨時不  
爲俗師所惑

溫公曰世俗信浮屠以初死七日至七七日百日小  
祥大祥必作道場功德則滅罪生天否則入地獄受  
剉燒春磨之苦夫死則形朽腐而神飄散雖剉春磨  
燒又安得施唐李舟曰天堂無則已有則賢人生地



獄無則已有則小人入今以父母死而禱佛是以其親爲小人爲罪人也

伊川曰吾家治喪不用浮屠蓋鳴鑼鈸胡人樂也天竺人見僧必飯之因作此樂今用之於喪家可乎文豹謂外方道場惟啓散時用鐃鼓終夕諷唄講說猶有愾切懺悔之意今京師用瑜珈法事惟卽從事鼓鈸震動驚感坐人尚有聞之頭疼腦裂况亡靈乎至其誦念則時復數語仍以梵語演爲歌諷如降黃龍等曲至出殯之夕則美少年長指爪之僧出弄花鈸

花鼓鎚專爲悅婦人掠錢物之計見者常恨不能揮碎其首此東山所以決意不用而室人交謫群議沸騰雖屹立不動而負謗不少予嘗舉似諸明達是者十八九獨一老師曰魯人獵較孔子亦獵較註云較奪禽獸時俗所尚孔子從之者爲祭祀也漢符融曰古葬者衣之以薪惟妻子可以行志自佛入中國以來世俗相承修設道場今吾欲矯俗行志施之妻子可也施之父母人不謂我以禮送終而謂我薄於其親也溫公至不信佛而有十月齋僧誦經追薦祖考



之訓朱壽昌灼臂燃頂刺血寫經求得其母公及韓蘇諸公歌詠其事江西尚理學黃少卿等卒其子壻欲不用僧道親族內外群起而排之遂從半今半古之說祭享用葷食追修緇黃孝子順孫追慕誠切號泣昊天無所籲哀雖俗禮夷教猶屈意焉余謂此又是一見惟識者擇焉

越滅吳夫差自殺使蔽其面曰吾無面目見子胥浮曰今面摵音覓始於此

女以行稱者既醉詩曰釐以上女注云女有士行也漢烈女傳搜次材行晉烈女傳載循六行班姬女史箴有婦行篇然古今志婦人者止曰碑曰誌未常稱行狀近有鄉人志其母曰行狀不知何所據



投轄錄

宋 王明清

迅雷倏電劇雨颺風波濤噴激蛟龍隱見亦可謂之怪矣以其自有觀者久以爲常故佛之異鬼神之情狀若石言于晉神降于野齊桓之疾彭生之厲存之書傳亦爲不然可乎齊諧志怪由古及今無慮千帙僕少年時性所嗜讀家藏目覽鱗集磨至十踰六七間有以新奇事相告語者思欲識之以續前聞因仍未能屬者屏迹杜門居多暇日記憶曩歲之所剽竊



遺忘之餘僅數十事筆之簡編因念晤言一室親友  
情話夜漏既深共談所覩皆側耳聳聽使婦輩斂足  
稚子不敢左顧童子顏變于外則坐愈欣怡忘倦神  
躍色揚不待投轄自然肯留故命以爲名後之與僕  
同志者當如斯言之不誣紹興己卯十月朔旦序  
祥符中封禪事竣宰執對于後殿真宗曰治平無事  
久欲與卿等遊一二處未能今日可矣遂引群公及  
內侍數人入一小殿殿後有假山甚高山面有洞上  
既先入復招群公從行初覺甚暗行數十步則天宇  
豁然千峰百嶂雜花流水盡天下之偉觀少焉至一  
所重樓複閣金碧照耀有二道士貌亦竒古來揖上  
執禮甚恭上亦荅之良厚邀上至席上再三遜謝然  
後坐群臣再拜居道士之次所論皆玄妙之旨而般  
醴之屬有非人間所見也鸞鵠舞于庭笙簫振林木  
至夕而散道士送上出門而別曰萬幾之暇無惜與  
諸公頻見過也復由舊路以歸臣下因以請于上上  
曰此道家所謂蓬萊三山者也群臣自失者累日後  
亦不復再往不知何術以致之此予聞歐陽文忠公



云

章丞相初來京師年少美風姿嘗日晚獨步禁街觀車數乘輿衛甚嚴遠見一婦人美而艷揭簾目逆丞相因信步隨之不覺至夕婦人以手招丞相遂登車與之共載至一甲第甚雄壯婦人以身蔽丞相雜衆人以入院不甚深邃若久無人居者少選前婦人始至備饌之屬亦珍甚丞相因問其所婦人笑而不荅自是婦人引儕類輦送往來甚衆且俱姝麗詢之皆不顧而言他每去則又以巨鎖扃之如是累日夕丞

相體爲之弊意甚彷徨一姬年差長忽發問曰此非郎所遊之地何至此耶我之主翁行迹多不循道理寵婢多而無嗣息每鈎至年少之徒與群妾合久則斃之此地凡數人矣丞相惶駭曰果爾爲之奈何姬曰觀子之容非碌碌者似必能脫主翁翌日入朝甚早今夕解我之衣以衣子且不復鎖子門俟至五鼓吾將來呼子子亟隨我登廳我當以廝役之服披子隨前騶以出可以無患矣爾後慎勿以語人亦不復由此街不然吾與若彼此禍不旋踵以詰旦果來扣



戶丞相用其術遂免于難丞相既貴猶以語族中所  
厚善者云後得其主翁之姓名但不欲曉於人耳  
李平仲云蔡元長自長安易鎮西川道華山舊聞毛  
女之異思得一見向曉從者見岳廟燒紙錢爐中有  
物盛異以告元長亟往視之乃一婦人也遍身皆毛  
色如紺碧而髮若漆目光射人顧元長曰萬不爲有  
餘一不爲不足言訖而去其疾如飛既至成都命追  
寫其像以祀之元長親語先太師如此并模其像見  
之云

呂源子厚守吉州日嘗令修城掘土得一舊棺既昇  
置江中始得石誌於傍乃昔人父葬其子者其畧曰  
畧後十六甲子東平公守此郡吾兒當出而從河伯  
之遊矣筭術之精有如此者又知夫世事莫非前定  
也



鑑戒錄

宋何光遠

朱太祖統四鎮除中今日名温與崔相國連構大事  
 崔每奏太祖忠赤遷之關東國無患矣昭宗遽勅太  
 祖改名全忠議者全字人王也又在中心甚不可也  
 近臣亦奏上方悔焉敕命既行追之弗及後果有大  
 梁三帝之號是時四分天下其在中心乃賜名之應  
 也

裴休相公性慕禪林徃徃掛衲所有兒女多名師女



僧兒潛令嬖妾承事禪師留其聖種當時士俗無不惡之李德裕相公性好玄門徃徃冠褐修彭祖房中之術求茅君點化之功沙汰緇徒超升術士但無所就身死朱崖議者以裴李二公累代台鉉不守諸儒之行各迷二教之宗翻成點污空門妖姪玄教自莊老之後彭黃以來未有因少女以長生皆向陰丹而損壽夫慾心之難制氣之難防者也至若心中造業身外求真梁武帝爲寺奴豈襏困死長孫后號觀音婢難憾產亡所謂善不可不修財不可不捨惑之與黨者非也近以二公之行識者笑焉所以時人譏晉公曰趙氏兒皆尼氏女師翁兒卽晉公兒却教術士難推筭胎月分張與阿誰

虞少卿洮蜀之醫也長興祖初佐蜀董太尉璋久患渴疾遣押衙李彥求醫孟蜀祖遣虞卿而徃虞卿旣至董公曰璋之所患經百名醫而無微瘥者何也虞卿對曰君之疾非唯渴漿而似渴士得其多士不勞藥石而自愈矣董公大悅時董公有面南之志虞卿故以此言譏之又曰洮聞天有六氣降爲六淫淫生



六疾害於六腑者陰陽風雨晦明也是以六淫隨焉  
六疾者寒熱入腹感心也是以六腑隨焉故心爲離  
宮腎爲水藏晦明勞役百疾生焉大凡視聽至煩皆  
有所損心煩則亂事煩則變機煩則失兵煩則反五  
音煩而損耳五色煩而損目滋味煩而生疾男女煩  
而減壽古者男子莫不戒之君今日有萬思時有萬  
機樂淫于外女淫於內渴之難療其由此乎

俗云樓羅騾之大者蘇鶚云幹子謂之樓羅樓字從  
手旁作樓爾雅云樓聚也此說近之然南史項懽傳  
云蹲夷之儀樓羅之辨又談苑載朱真白詩云太樓  
羅乃止用樓羅字又五代史劉銖傳曰諸君可謂樓  
羅兒矣乃加人焉

司馬溫公考異云張萬歲掌國馬唐統紀曰萬歲三  
代典郡牧恩信行隴右故隴右人謂馬歲爲齒爲張  
氏諱也按公羊傳晉獻公謂荀息曰吾馬之齒亦已  
長矣然則爲馬歲爲齒有自來矣豈爲張氏諱哉

史記甘羅者甘茂孫也茂旣死甘羅年十二事秦相  
文信侯呂不韋後因說趙有功始皇封爲上卿未嘗



爲秦相也世人以爲其羅十二爲秦相太誤也唐資暇集又謂秦相者是羅祖名茂以史記考之又不然茂得罪於秦王亡秦入齊又使於楚王欲置相於秦范蠡以爲不可故秦卒相向壽而茂竟不復入秦卒於魏以此觀之則茂亦未嘗相秦也杜牧之偶題云其羅昔作秦丞相其以不攷其實而爲之說也蘇鶚演義云

前史稱腰帶十圍者甚衆近者北史又云庾信身長八尺腰帶十圍圍者環繞之義古制以圍三徑一卽一圍者三尺也豈長八尺之人而繫三十尺之腰帶乎甚非其理此圍蓋取兩手大指頭指相合爲一圍卽今謂之一搦是也大凡中形之人腰不過六尺七尺今一小圍是一尺則身八尺腰帶一丈得其宜矣又沈存中筆談云杜甫武侯廟柏詩霜姿溜雨四十圍黛色參天二千尺四十圍乃是徑七尺無乃太細長乎余謂存中善九章筭術獨於此爲誤何也四十圍若以古制論之當有百二十尺圍有百二十尺卽徑四十尺矣安得云七尺也若以人兩手大指頭指



相合爲一圍則一圍是一小尺卽徑一丈三尺三寸  
又安得云七尺也武侯廟栢當從古制爲定則徑四  
十尺其長二千尺又宜矣豈得以大細長譏之乎老  
杜號爲詩史何肯妄爲云云也存中又云防風氏身  
廣九畝長三丈又云姁室畝廣六尺九畝乃五丈四  
尺如此防風之身乃一餅嚼耳此又誤也案禹戮防  
風氏賦云可一畝廣及長三丈蓋古者畝廣六尺長  
六百尺防風氏身廣九畝六尺長三十尺乃爲得理  
乃云九畝不知得之於何書然當以賦爲正而存中

之說誤也宋子京春詞云新年十日逢春日紫禁千  
觴獻壽觴寰海歡心共傳達宅家慶祚與天長案李  
濟翁資暇集云公郡縣王宮禁呼爲宅家子蓋以至  
尊以天下爲宅四海爲家不敢斥呼故曰宅家亦猶  
陛下之義至公主以下則加子字亦猶帝子也又謂  
何宅家子阿助詞也急語乃以阿宅家子爲茶子旣  
而亦云阿茶子或削其子遂曰阿茶一說漢魏以來  
宮中之尊美之呼曰大家子今悉訛以大爲宅焉故  
昔人屬對云都尉指揮都尉馬大家齊喚大家茶



南史文學傳周興嗣傳云武帝以三橋舊宅爲慈光寺敕興嗣與陸倕各制寺碑及成俱奏帝以興嗣所製自題及銅表銘柵塘碣檄魏文王羲之書千字並使興嗣爲文每奏帝稱善賜金帛又案劉公嘉話云千字文梁周興嗣編次而有王右軍書者皆當時集字成之也

禽徵 蜀光天元年太祖寢疾經旬文州進白鷹茂州貢白兔群臣議曰聖人本命是兔鷹兔至甚相刑貢二禽非以爲瑞退鷹留兔帝疾必痊敕命不從是歲晏駕又通正年有大禿鷲鳥颺于摩訶池上顧太尉質時爲小臣直於內庭遂潛吟二十八字咏之曰昔日曾看瑞應圖萬般祥瑞不如無摩訶池上分明見仔細看來是那胡至光天元年帝崩乃禿鷲事之徵也

俚詩陳裕秀才下第遊蜀誓棄舉業唯事屑喙覩物便嘲其中數篇亦堪采擇雖無教化於當代誠可取笑於一時詠渾家樂云晨起梳頭午不休一窠精魅開啾啾阿家解舞清平樂新婦能拋白木毬著綠挑



牌吹虜篋賜緋盟器和梁州天晴任爾渾家樂雨下  
還須滿舍愁又北郡南州處處過平生家業一驢馱  
囊中錢物衣裳少袋裏胭脂胡粉多滿子面貼平窮聲

措大蕭娘身瘦鬼姮娥怪來喚作渾家樂骨子猫兒  
盡唱歌過舊居云昔日顏回宅今爲果飯家不聞吟  
秀句只會餽胡麻豉汁鍋中沸柏糕案上葩朝朝宜  
早起擔從自誰家有一秀才忽贖酒家青衣爲婦裕  
嘲之曰秀才何事太忽忽琴瑟無媒便自通新婦旋  
裙纜離體外姑托布尚當胸菜闌個個皆鉗項粳米

頭頭盡剪髮一自土和逃走後至今失却親家翁又  
咏大慈寺齋頭鮮于關黎云酒熟終朝沒缺時高堂  
大舍養肥屍行婆滿院多爲婦童子成行半是兒半  
折掇齋窮措大笑迎捺粉阿尼師一朝若也無常至  
劔樹刀山不放伊又大慈寺東地有放生池蜀人競  
以三元日多將鵝鴨放在池中裕當門書絕句自此  
放生者稍息矣鵝鴨同群世所知蜀人競送放生池  
比來養狗圖雞在不信關黎是野狸裕後咏天王一  
絕因暴疾而終亦由神折天年抑又神之也詩曰



金升錄  
曙眉努目張訖噴便作閻浮有力神禍福豈有泥埋  
漢燒香供養弄蛇人

暇日記

宋 劉跂

劉跂

正月解凍水二月白蘋水三月桃花水四月瓜蔓水  
五月麥黃水六月山礬水七月荳花水八月荻苗水  
九月霜降水十月復槽水十一月走凌水十二月感  
凌水元祐雜春初部管成人夫到滑州大河上聞如  
此

李誠明仲言堂屋前要不背三陽今人家作佇廊非  
也始冀爲水水生木則青徐次之木生火則荆楊次



之序火生土充豫次之土生金梁雍終焉此九州五行之序

中都縣駟有買同云蹕至而稱官事過而名駟智永千文闕字太宗令王著寫足之楊文公談藪中說樂毅論逸少名本千載一遇四字合有四點在其傍史記樂毅傳注中載夏侯論可見

興國浴室院東殿水六祖像僧令宗所畫子瞻云丘文播弟子

楚州勝因院有曹仁熙畫水有一筆長一丈八無接續處曹慶中年八十時作

金陵人家門上書符曰日山勅

彭澤縣在江東岸山崦中必無東日但有西照僧崇普說望竿可以度遠處高下其法用長一尺橫一尺如丁字就口邊莖之

元祐七年賀正虜使耶律迪卒于滑州虜人倒懸其尸出滓穢口鼻中又以筆管刺皮膚出水以白礬塗尸令瘦但令支骨以歸

邵先生堯夫雍於所居作便坐曰安樂窩兩旁開窻



日日月牖

劉原父晚年病不復識字日月見女皆不能認人言永興中多發冢墓求古物致此

竇子野言人言趙過始為牛耕也然冉耕何故字伯牛當知牛耕其來遠矣

成都打晚衙鼓劉仲張潛夫皆說云孟蜀多以晚鼓戮人埋毬場中故鳴鼓則鬼崇必作自是承例不

打鼓

錢乙言渠

大也

病周髀髀周者本草磁石主周髀注凡

髀隨血脉上下不能左右去為周髀乙以藥使痺氣歸支體以寬心腹之苦故手足樂而心腑無恙

中都縣西門榜曰講堂門父老言孔子為宰講說之所也故以名門

錢乙言熊膽竒藥家有小兒不可無此佳者色通明如米粒用草筵點入水轉如飛惟性急者良膽入水亦能轉但緩耳勇士所聚為膽故也

髮上生心之餘眉旁生肺之餘鬚下生腎之餘先白者一藏衰董耕言王絳州道人說章丘劉道人說行



氣云天門常開鼻地戶常閉口取之倒根田丹出之到

帶頂綿綿若存用之不既審能行之自然蟬蛻

鎮國神寶宋仁宗諭曰奉宸庫有外國所貢玉一塊

廣尺厚半尺此希世之物可作一寶因命梁適撰名

曰鎮國神寶

受命寶范鎮言仁皇服用之物今皆葬之如受命寶

服用之如傳國璽可也其議弗用竟別造余記元符

獲寶赦云陋秦制之非工則是別造明矣

琴絃用生天門冬碎之同煮色白如玉皆如小麥糯

米等長歷見人說

北人樹上晒乾菜冬春食之詩所謂棲菹言如鳥棲

然

浙江賊號曰白日鬼多在舟船作禍彼中人見誕謾

者指為白日鬼

雞頭一斗用防風四兩換水浸之久久益佳他果煮

以防風水浸之經月不壞陳彥和每用之至和初京

師大疫太醫進方有用犀角內出二株解之其一即

通天犀也內侍御舜舉請以為御所服帶上曰豈急



於服御而不以療民立命碎之鐵鋌金銀百十年  
不壞以椎皂角則一夕碎破鞭以箠馬愈久愈潤以  
擊杖隨即折裂

孟伯饒說宋用臣種柳睿思殿角常柳五株批開急  
合爲一取園直麻縷繫牛矢泥固濟深藏之一年有  
三年力

杜二丈和叔說往來史沆都下鞠獄取水晶十數種  
以入初不喻既出乃案牘故暗者水晶承日照之乃  
見

舊說象膽在足余見寧陵簿田世程說象營死三象  
其二膽果在足其一不在足或言膽隨四時在四足  
未必然也皮骨齒皆輸內香藥庫其肉斤賣肉理段  
段不相屬味各不同舊說象肉干味其然邪



佩楚軒客談

元 戚輔之



高踈仙玉峯山四畔皆幽蘭日采數十花酌明水箋  
離騷自謂靈均有知當領吾意也

端淳間薦紳四絕楊嗣翁琴趙中父棋張溫夫書趙

子固畫嗣翁號守齋溫夫字節之子固號彞齋

木瀆張思聰撫古帖自名鳳凰翻身

杭杜試燈花詩周弁翁擅場云繁花不結三春夢零

落空餘寸草心周密字公謹

佩楚軒客談



趙碧瀾由柞字右之琴爲霜夜水

安溪山多竹雞山中人云春食蘭花

樵李天聖寺有唐宣宗畫跡御題羅漢本

潘昉字庭堅號紫崖有鶴字紫鄉

李龍字和父笠澤人家吳興三匯之交効元白歌詩  
不樂仕進年登耄期自作墓銘云孰生子孰死予予  
自不知爲文之徒詩之徒今瘞於斯孰知伯道之無  
兒未幾死趙文曜爲誌葬之河道兩山間梅樹百株  
趙德符題碣曰宋詩人雪林李君之墓

趙子固謂江堯章爲書家申韓

吳琚節使蓄雷氏琴號九霄環珮周弁翁釀白膠字  
曰秋玉金應桂字一之雅標度能歐書受知賈似道  
晚居西湖南山中築蓀蕪山房左弦右壺中設圖史  
古奇器客至撫摩諦玩清談灑灑不得休每肩輿入  
城府幅巾氅衣望之若神仙然

丙子之變宮娥多北遷有王昭儀下張瓊英題滿江  
紅于南京夷山驛云太液芙蓉渾不似丹青顏色常  
記得春風雨露玉樓金闕各播蘭簪妃后裏暈生蓮



臉君王側忽一聲鞞鼓拍天來  
繁花歇龍虎散風雪  
滅千古恨憑誰說對山河百二  
泪沾巾血客館夜驚  
塵土夢官車曉轉關山月問  
嫦娥垂顧肯相同容圓  
缺

浩然齋有古龍涎香自復古  
睿思東閣瓊英勝古清  
觀清燕閣古以下凡數十品

李宗元云中原人以黃華  
王庭筠字為珍秘猶江南

珍温夫也然明昌中任仲謀  
字亦淳無江南鋒稜澆  
薄氣

又云俗以鏡臍縣玉籤但知為美觀  
至見鍋骨綠處  
兩強不相下以數千載傳世出土物  
古之不足一日  
磨蕩壞之有餘鏤花香印東京有戚順  
極其瓌異其  
後羅昇趙彦先陳邦彦使馬玉効之比  
宋工緻  
續曲洧舊聞酒名

玉井秋香  
向伯恭

黃嬌  
段子新  
萼綠春  
范方元

翁仲雲  
易毅夫  
清無底

金盤露  
軟腹者  
桃花雨  
芳冽者



佩夾車容詩

銀光胡長

露雲范至能

桂子香楊萬里誠齋自釀名今列香

孟氏在

蜀時製十樣錦名

長安竹

天下樂鵬團宜男

竈界地

方勝

獅團

象眼

八俗韻

鐵梗襄荷

謝堂節使有石刻千卷號為金石友

故宮中周鏤金合硃黃發燭名著合

半金銅虎漢兵制也皆刻篆云某處發兵符腹上皆

戊癸字

趙學士子昂論作詩用虛字殊不佳中兩聯填滿方

好出處纔使虛已下字便不古一又云歌曲八字一

拍當云樂節非句也天樂不同拍版以鼓為節當對

云與鼓同猶佳

張仲實為官時作字目云基高一着量減三分能書

大字會篆碑文

米老與時書自辨非顛世謂之辨顛帖

佩夾車容詩

四



高績古東墅亭館名

秀堂

疎閣

分繡閣

是堂

雪廬

京觀

聽雪齋

雪壑

清香館

魚庄

曆齋

綠漪

墨沼

游雅齋

藏書寮

疎寮

蘭磴

集硯亭

朝丹霞

藻景亭

巖壑臺

光碧鄉

剡興亭

蓬萊游

探春塢

霽雪亭

耶溪月

水蘭徑

楊明麓

雪岫

西窰

鰲峯

巖壑

雲霞鴨脚皮日休名曰玉棊

唐官中以診脉為對脉



志雅堂雜抄

元 周密



龔聖予云楔序有大業間石本其後有隋諸臣印信然則在智永未藏之先此帖亦嘗入御府

廖瑩中群玉號葯州邵武人登科為賈師憲平章之客嘗為太府丞知某州皆以在翹館不赴於咸淳間嘗命善工翻刻淳化閣帖十卷絳帖二十卷皆逼真仍用北紙佳墨模搨幾與真本並行又刻小字帖十卷王櫛所作賈氏家廟記盧芳喜所作秋壑記九歌



又刻陳簡齋去非姜堯章任希夷處柳南四家遺墨  
十三卷皆精妙先是賈師憲用和翻開定武蘭亭凡  
三年而後成至賞之以勇爵絲髮無遺恨幾與定本  
相亂又轉爲小字刻之靈璧石版世綵堂蓋其堂名  
也

高宗朝手卷畫前上用乾卦圓印其下有希世藏匣  
卷後下用紹興印墨迹無上面卦印止有希世紹興  
印徽宗朝墨迹用雙龍鳳印用泥金題彩青絹狹簽  
頭

沈草庭云以煮酒脚塗靈璧石其黑如漆洗之不脫  
極妙

斲琴名手唐雷霄雷咸雷珏郭亮皆蜀人沈鏐張越  
皆江南人蔡叡僧智仁衛中正慶曆中朱仁濟馬希  
仁馬希先崇寧中並宋人

元豐間米元章自號恭門居士其印文大正後人芾  
印其後並不用之

金花定椀用大蒜汁調金描畫然後再入窰燒永不  
復脫凡碾工描玉用石榴皮汁則見水不脫



酒醋缸有裂破縫者可先用竹籬定卽於烈日中晒令十分乾仍用炭燒縫上令極熱却以好瀝青末糝縫處令融液入縫內令滿更用火畧烘塗開永不滲漏勝於油灰多矣

伯幾云今所謂骨蝟犀乃蛇角也以至毒能解毒故云蠱毒犀

宣和殿所藏殷玉鉞長三尺餘一段羨玉文藻精甚三代之寶也後歸大金今入大元每大朝會必設乎外庭

絳帖第九卷大令書一卷第四行內面行字右邊轉筆正在破處隱然可見今本乃無右邊轉筆全不成字其面字亦字與第五行第七行亦不同又第七行第一字舊本卽書止字今本乃草書心字筆法且俗以此推之今之所見皆非舊本

衡州有花光山長老仲仁能作墨梅所謂花光梅是也

李公麟山陰圖畫許玄度王逸少謝安石支道林縫用步姓之印步元章與伯時說許玄度王逸少謝安



石支道林當時同遊適於山陰南唐顧宏中遂畫為  
山陰圖三吳老僧寶之莫肯借傳伯時率然弄筆隨  
元章所說想像作此瀟洒有山陰放浪之思元豐壬  
戌正月二十五日與何益之李公麟魏季道同觀李  
琮記

浩然齋視聽抄

元 周密

雪多作於戊巳日嘗攷丁亥冬雪率多餘近戊子十  
二月八日巳未雪十八日巳巳夜雪二十七日戊寅  
夜雪大率丙丁戊子皆雪日也趙雲洲云凡遇戊午  
巳未日天必變雨或遇亢壁二宿直日則可免餘宿  
不可免

癸酉十月李應山開淮闔於維揚一日午後忽見天  
裂其軍馬旗幟無數始焉皆紅旗繼而皆黑凡茶頃



乃合見者甚多次年北軍至

今人書不宣備文選楊修荅臨淄侯牋末曰造次不

能宣備

尅音癡出羯鼓錄稽康琴賦云間遼故音痺絃長故微

鳴痺者尅也兩年之間遠則有尅故云

山王自禮記玉藻山王時行樂記總于山王注正立

也

圓夢本南唐近事馮僕舉進士時有徐文幼能圓其

夢

今世呼葡萄枇杷皆為入聲樂天詩云酒餘送盞准

蓮子燭泪堆盤壘葡萄又深山老去惜年華况對東

溪野枇杷其音自唐然矣

對偶之佳者曰九州四海聖王忠臣憶載萬年為父

為母平生能著幾輛屐長日惟消一局棋有文事有

武備無智謀無勇功數點雨聲風約任一枝花影月

移來柳搖臺榭東風軟花壓欄杆春晝長勸君更盡

一杯酒與爾同消萬古愁天下三分明月夜揚州十

里小紅樓梨園弟子白髮新江州司馬青衫濕



格言媒已之長有醜其色暴人之短與汝為敵位卑  
言高非汝職交淺言深植荆棘出於汝口者無迹入  
於人耳者不可滌汝如弗戒雖悔何益

留有餘不盡之巧以還造物留有餘不盡之意以還  
朝廷留有餘不盡之財以還百姓留有餘不盡之福  
以還子孫馬壁梧常題于壁不知誰語也

以煮酒脚塗靈壁石其墨如漆水不脫極妙  
斲琴名手唐雷霄雷威雷珏郭亮皆蜀人沈鏐張鉞  
皆江南人蔡叡僧智仁衛中立慶曆中朱仁濟馬帶仁

馬舉先崇寧中並宋人

北方名琴春雷玉振流泉並御府不出左高寒玉石復

琴混木剗成冠古韻磬秋蕭俗成金儒高彥敬萬壑松郭裕之瓊

響廉端父玉壺冰趙玉溪間素紫霞第一琴玉鶴玉鴈皆宣和御

府後歸金人大雅趙菊坡松雪同浮磬趙節齋奔雷樊澤民百琴當第一

存古張受益秋澗泉陽守齋玉玲瓏楊伯修百納太平吳國年趙仁濟

修道人吳越國王公今李公畧得云其家用物也

元豐間米元章自號鹿門居士其印文昃正後人芾  
卽其後並不用之伯機云今所謂骨拙犀乃蛇角也



神聖抄  
以至毒能解毒故曰蠱毒犀

朱少帝辛未九月二十八日申時生

辛未巳亥  
巳丑壬申 甲戌

正月十一日登位號天瑞節丙子三月十七日北遊

宋高祖劉裕 亥生庚申卽位國號宋丙子渡江國

亡凡七百二十年至趙太祖丁亥生庚申卽位國號

宋先丙子浮李王後丙子大元渡江國亡據人所云

未放

法令之書其別有四勅令格式也神宗聖訓曰禁於

已然之謂勅禁於未然之謂令設於此以待彼主之

謂格設於此使彼効之之謂式

朱張海餉自三山大洋經至燕京自言自古所未嘗

行此道昉自今始然杜少陵出塞詩云漁陽豪俠地

擊鼓吹笙竽雲帆轉遼海粳稻來東吳越羅與楚練

昭曜輿臺軀又昔遊云幽燕盛用武供給亦勞哉吳

門持粟帛泛海凌蓬萊然則自昔燕地皆海運非始

於今也

韃靼有拘歌者元係大根脚其家陵替典賣罄盡偶

有向者延遼日所獲一蒼玉印方四寸上有蛟螭紐



以敗篋注之出售欲鈔一錠無酌價者偶有言於崔  
中丞遂取觀之且模其文令識篆人辨之其文曰受  
命于天既壽永昌放之乃秦璽於是徑進之上方乃  
進表稱甲午正月二十五日也陳東山甲午四月自  
燕國言此

吳諺曰正月逢三亥湖田變成海謂之水大也壬辰  
年正月初六日巳亥十八日辛亥三十日癸亥是歲  
大澇湖田顆粒不收癸巳正月亦有三亥然一亥在  
立春前是歲無水災

瑞桂堂暇錄

闕名

帝王世紀曰庖犧氏作八卦神農重之爲六十四卦  
黃帝堯舜引而伸之分爲三易至夏人因炎帝曰連  
山殷人因黃帝曰歸藏文王廣六十四卦著九之爻  
曰周易王弼虞翻韓康伯孔穎達及淮南子皆云伏  
犧已重爲六十四卦乾鑿度亦曰庖犧氏畫爲六十  
四卦文王作爻辭周公作彖辭鄭氏則曰神農重卦  
蓋本世紀之言司馬遷楊雄言文王重之非是辭曰



八卦成列象在其中因時重之爻在其中昧其文義  
爲伏犧分曉觀十三卦制作其重卦名皆文王前如  
神農耒耜之教蓋取諸益之類昭然可證至于卦辭  
則作于文王爻辭作于周公馬融釋經陸續序太玄  
及弼並依此說若以爻辭爲文王則辭多文王後事  
明夷六五可見韓宣子聘魯見易象乃嘆周公之德  
則爻辭爲周公作矣孔子十翼乃上下象上下象上  
繫言說卦序卦雜卦班固亦云十翼作于孔子或疑  
春秋傳穆姜之筮得文言是時未有孔子安得孔子

作或曰此左氏之繆或曰古有是語孔子用之

孟子春秋天子之事葉石林謂春秋不特天子之事  
乃天之事也蓋天子僅可賞罰一時之諸侯卿大夫  
時王之得失諸得而治之故曰春秋爲天子之事天  
有四時賞以春夏刑以秋冬旣因魯史之舊每年必  
書春夏秋冬石林謂自隱至哀凡十二公以象天之  
十二月謂十二爲天之大數是矣但以二百四十二  
年象天之二十四氣則失之鑿春秋惟桓公以不義  
得國經于四年七年闕秋冬十四年十七年或書夏



不書月或書月不書夏桓公惟元年二年十年十八年書王餘並不書王以著桓之不知有王然桓之薨王乃使榮叔錫之命此爲不當故春秋王不書夫削天字以是貶其餘如書求金求車之類直書而不恕深時王之失此非天子之事而何

平王東遷而雅亡齊桓霸而王風亡楚莊霸而諸侯國之風皆亡讀隱公之春秋見王迹熄而天下爲五霸矣讀定哀之春秋見霸迹熄而天下爲戰國也呂東萊云春秋之時堯舜禹湯文武之澤幾絕而僅存

戰國秦漢之風方生而未艾此正是世變接頭處夫子定書乃以秦誓繼于帝王百篇之後其或繼周者百世可知也夫子固已知周必秦矣

周禮儀禮並周公作儀禮三百卽周禮威儀三千卽儀禮周禮遭秦藏于山岩屋壁得不亾漢武帝時有季氏者獲之以上河間獻王獨缺冬官千金訪求不得補于考工記奏上祕省時儒以爲非是不行卽藝文志周經六篇是也至劉歆始識以爲太平之迹乃立學官在三禮中最晚出康成注



文章各有體六一公爲一代文章冠冕亦以其事事合體如作詩卽幾及李杜碑銘記序卽不減韓退之作五代史卽與司馬子長並駕作四六一洗崑體作奏議庶幾陸宣公遊戲小詞亦無愧唐人花間集蓋得文章之全者如東坡之文固不可及詩如武庫戟矛已無不利鈍且未嘗作史曾子固之古雅蘇老泉之雄健固文章之傑然皆短于詩山谷詩騷妙于天下而散文頗覺繁碎其實文人蓋亦各有所長而全美之爲難

老泉携東坡穎濱謁張文定公時方入習制科業將應詔文定公與語竒之館于齋舍翌日文定公忽出六題令人持與坡穎云請學士擬試文定密于壁間窺之兩公得題各坐致思穎濱于題有疑指以示坡坡不言第舉筆倒敲几上云管子注穎濱疑而未決也又指其次東坡以筆勾去卽擬撰出以納文定閱其文益喜勾去一題乃無出處文定欲試之也次日文定見老泉云皆天才長者明敏尤可愛然少者謹重成就或過之所以二公皆愛文定而穎濱感之尤



深

文章以蹈襲為難昌黎作樊紹述誌稱其必出于已  
 不蹈襲前人一言一句觀絳守居園池記用瑤翻碧  
 漱等語誠然矣歐公跋之以詩曰嘗聞繼守絳守居  
 偶來登覽周四隅異哉樊子性可吁心欲獨去無古  
 歟窮荒探幽入無有一語結曲百盤紆孰云已出不  
 剽襲句法乃學盤庚書國史補云元和之後文筆學  
 奇于韓愈學澀於樊宗師韓之文如水中鹽味色裏  
 膠青未嘗不用事而未嘗見其用事之迹盡去陳言

足起八代之衰然或者又謂坐茂樹濯清泉即定詞  
 飲石泉陰松柏也廳輕裾翳長袖即洛神揚輕袿翳  
 修袖也昌黎豈肯學人言語亦偶然相類爾杜牧之  
 阿房宮賦六王畢四海一蜀山兀阿房出陸修長城  
 賦云千城絕長城列秦民竭秦君滅儕輩在牧之前  
 則阿房宮賦又是祖長城句法矣牧之云明星熒熒  
 開妝鏡也綠雲擾擾梳曉鬟也渭流漲膩棄脂水也  
 烟斜霧橫焚椒蘭也雷霆乍驚宮車過也輾輾遠聽  
 不知其所之也盛言秦之奢侈楊敬之作華山賦有



云見若只咫尺田千畝矣見若環堵城千雉矣見若杯水池百里矣見若螳垤臺九層矣蜂窠聯聯起阿房矣小星熒熒焚咸陽矣華山賦杜司徒佑常稱牧之乃佑孫亦是倣牧之所作倣矣文章不蹈襲為難也六十甲子之有納音何也曰此以金木水火土之音而明之也律一六為水二七為火三八為木四九為金五十為土然五行之中惟金木有自然之音水火土必相假而後為音蓋水假土火假水土假火故金音四九木音三八水音五十火音一六土音二七此

不易之論也何以言之甲巳子午九也乙庚丑未八也丙辛寅申七也丁壬卯酉六也戊癸辰戌五也巳亥四也甲子乙丑其數三十有四四者金之音也故曰金戊辰巳巳其數二十有三三者木之音也故曰木庚午辛未其數三十有二二者火也土以火為音故曰土甲申乙酉其數三十者土也水以土為音故曰水戊子巳丑其數三十有一一者水也火以水為音故曰火凡六十皆然此納音之所起也大抵六十甲子曆也納音律也支者納音之別也此天地自



然之數河圖生數也生者左施故以中之土而生西方之金而生北方之水而生東方之木而生南方之火而復生中央之土洛書尅數也尅者右轉故以中央之土而尅北與西北之水而尅西與西南之火而尅南與東南之金而尅東與東北之木而又尅中央之土此圖書生尅自然之數也

東坡自謫海南歸人有問其遷謫艱苦者坡答曰此乃骨相所招少時入京師有相者云一雙學士眼半箇配軍頭異日文章雖當知名然有遷徙不測之禍

今日悉符其語

紹興中張九萬以拆字說吉凶秦檜一日獨坐書閣召九萬至以扇柄就地畫一字問曰如何九萬賀曰相公當加官爵檜曰我位爲丞相爵爲國公復何所加九萬曰土上一畫非王而何當享真王之貴其後竟封郡王又封申王

翟欽甫金人也衆飲清菴甫至衆不之識俾賦清菴欽甫故掘起一句云爲問清菴何以清衆拍手大笑及賦第二句霜天明月照蓬嬴衆失色連賦廣寒宮



裏琴三弄白玉樓頭笛一聲金井玉壺秋水冷石田  
茅屋暮雲平夜來一枕遊仙夢十二瑤臺獨自行衆  
始知爲欽甫愧謝延之上坐

有士人訪一妓在閩府侍宴候稍久遂賦一詞寄之  
云春風捏就腰兒細繫滴粉裊兒不起從來只向掌  
中看怎忍在燭花影裏酒紅應是鉛華褪暗蹙損眉  
峯雙翠夜深沉一掬綉鞋兒靠那箇屏風立地詞至  
爲閩師所見喜其詞語清麗明日呼士人來竟以此  
妓與之

易安居士李氏趙丞相挺之子諱明誠字德夫之內  
子也才高學博近代鮮倫其詩調行于世甚多嘗見  
其爲乃夫作金石錄後序使人嘆息見世間萬事真  
如夢幻泡影而終歸于一空而已

紹興四年玄默壯月朔甲寅日易安堂顯有士人求  
見韓魏公說親喪二女未嫁願有以周之公退願所  
爲有爲之戚夫人收酒噐得一大合送之士人對使  
者曰相公何薄我也叱不受公曰吾因疑甚薄也復  
哀一合送至士人又怒罵不受使者曰相公實無所



有非薄君也士人不顧使者持回公又哀一合以往士人笑以書授使者曰吾事已辦不願受也向來蓋欲觀公度量耳

簡池劉先祖號後溪朱文公高第平生好施不顧家有無來謁者皆周之一日晨坐煖閣夫人方梳沐有舊友來訪公令夫人出閣迎士人者進夫人遂挈沐具偶遺金釵一公適起入內夫人從窗隙中見士人拾所遺釵入懷未穩公將出夫人掣公衣袖止之少頃公乃出客退問其故夫人曰偶遺小釵彼方收拾未穩士以貧得之可少濟不欲遽恐之公與夫人俱賢如此



陵陽室中語

宋 范季隨

僕嘗請益作詩下字之說法當知何以曰正如奕棋  
 三百六十路都有好着顧臨時如何耳公曰詩道無  
 有窮盡如少陵出峽子瞻過海後詩愈工若使二公  
 出峽過海後未死作之不巳則尚有妙處又不止于  
 是也又云大槩作詩要從首至尾語脉聯屬有如理  
 詞狀古詩云喚婢打鶯兒莫教枝上啼啼時驚妾夢  
 不得到遼西可為標準又云目前景物自古及今不



知凡經幾人道過一下筆要不蹈襲故有終篇無一句可解者蓋欲新而不及固不可曉耳又云杜少陵八句近體詩卒章有時而對然語意皆卒章之詞今人學之臨了作却作一景聯一篇之意無所歸夫可笑也又云明妃曲古今人所作多矣今人多稱王介甫者白樂天只四句含不盡之意云駙使歸時憑寄語金錢早晚贖蛾眉君王若問妾顏色莫道不如宮裡時又云唐末人詩雖格致卑淺然謂其非詩則不可今人作詩雖句語軒昂但可遠聽其理格不可究無車馬喧之類是也

一日有座問公曰然如少陵輩詩云使君自有婦而家父嘗具飯招公與呂十一郎昆仲中呂郎中先生至過僕書室取案間書讀乃江西宗派圖也呂云安得此書切勿示人乃少時戲作耳他日公前道有語公語曰居仁却如此說宗派圖本作一卷連書諸人姓字後豐城邑官制石遂如禪門宗派高下分爲數等初不爾也



荷覺寮雜記

朱翼

荷覺寮雜記

北人食麪名餽餽楊雄方言餅謂之餽齊民要術青  
麪麥麪堪作飯及餅餽甚美磨盡無麩則餽之名已  
見于漢魏五代史李茂貞傳朕與官人一日食粥一  
日食不托不托俗語當以方言為正作餽餽字

李廷尉之改變籀文蔡中郎之雜用分篆王右軍之  
損益鍾張蓋愈妙而愈失其真也

陸羽著書甚多君臣契三卷源解三十卷江表四姓



譜十卷南北人物志十卷吳興歷官記三卷湖州刺史記一卷占夢三卷

茶樹初採爲茶老則爲茗

太乙君名臘天翁姓張名堅前天翁姓劉西王母又名婉衿

弓神名曲張箭神名續長弩神名遠望刀神名脫光劍神名飛揚

張彥遠云書畫道殊不可混詰書即約字以言價畫則無涯以定名

王粲好驢鳴張南渠亦好驢鳴戴叔鸞母好驢鳴



昭德新編

宋 晁迥

揚湯止沸不如徹薪制心息慮不如簡緣

夫曲終而奏雅猶勝終不變其淫聲年老而修善猶勝終不改其前過

物生而後有象象而後有滋滋而後有數是知萬物皆有數也矣夫人以有涯之數而營無涯之事多見其不知量也

老子曰名與身孰親愚因而展轉別得新意而自言



身與心孰親心與性孰親

昔向子平讀易盛稱損益二卦愚初未詳古人之意今日讀易至此而愛其損卦懲忿窒慾益卦遷善改過損益之要其在茲乎

樂天知命故不憂窮理盡性故不疑少私寡欲故不貪澄神定靈故不動四者備矣一以貫之

水靜極則形象明心靜極則智慧生

植福之道救人饑寒最爲急務若使脫衣與人自忍嚴寒之凍此則難事的不能行者已錦衣有餘見彼

窮民受凍必當取其剩者與此至寒之人

夫心者靈之府也神棲於其間苟心謀之則神知之神知之則天地神明知之未有善惡不謀於心者旣謀於心則神道知察無遺於分毫則福善惡淫不差矣



山陵雜記

元 楊奐

漢水出鮒魚之山帝顓頊葬于陽九嬪葬于陰四蛇衛之

帝嚳葬于狄山之陰

舜葬蒼梧之野有鳥如丹雀自丹洲而來吐五色之氣氤氳如雲名曰憑霄雀能群飛銜土以成墳

禹到大越上苗山更名山曰會稽因死葬焉穿地深七尺土無瀉泄下無流水壇高三尺土堦三等周圍



方一畝

王季歷葬于渦水之尾水嚙其墓見棺文王曰嘻先君必欲一見羣臣百姓也天故使明水見之于是出而爲之張朝百姓皆見之

太公封于營丘比及五世皆反葬于周五世之後乃葬于齊

穆天子葬盛姬于樂池之南大匠御棺日月之旅七星之文鐘鼓以葬視皇后之葬法謚曰哀淑人是曰淑人丘

齊桓公墓在臨淄縣南二十一里牛山上亦名鼎足山一名牛首堦一所三墳晉永嘉末人發之初得版次得水銀池有氣不得入經數日乃牽犬入中金蠶數十簿珠襦玉匣繒綵軍器不可勝數又以人殉葬骨肉狼籍

宋襄公葬其夫人醢醢百甕

晉侯請隧隧堦道天子之禮諸侯懸棺而封

宋文公卒厚葬用蜃炭益車馬始用殉重器備槨有曰阿棺有翰膾



魏惠王死葬日天大雨雪至干牛目壞城郭

闔閭葬女于邾西名爲三女墳

闔閭冢在闔門外名虎丘下池廣六十步水深一丈五尺銅槨三重墳池六尺玉鳧之流扁諸之劍三千方圓之口三千時耗魚腸之劍在焉十萬人築治之取土臨湖口築三日而白虎踞上故號爲虎丘

會稽若耶大塚越絕句踐葬先君夫鐔冢也

山陰越王允常墓在木客山水經注句踐都瑯琊欲移允常塚塚中生分風飛沙射人人不能近句踐謂

不欲遂止

勾踐子墓在夫山越絕書夫山大冢勾踐庶子冢也去縣十五里

始皇營建冢壙積年方成而周章百萬之師已至其下乃使章邯領作者七十萬人以禦難弗能禁項羽入關發之以三十萬人三十日運物不能窮關東盜賊取槨銷之

始皇墳周廻七百步下周三泉刻玉石爲松柏以明月珠爲日月



項籍屠咸陽殺子嬰掘始皇帝塚大掠而東

文帝治霸陵皆瓦器不以金銀銅錫爲飾因其山不起墳

文帝葬于芒碭明帝葬于洛南皆不藏珠玉不造廟不起山陵陵墓雖卑而聖高

碭山梁孝王家以石爲藏行一里許到藏中中有數尺水有大鯉魚靈異人不敢犯有至藏者輒有獸噬之其獸似豹

臨江閔王榮以孝景前四年爲皇太子四歲廢爲臨江王三歲坐侵廟墺地爲宮上徵榮榮詣中尉府對簿中尉郵都責訊王王恐自殺葬藍田鸞數萬銜土置冢上百姓憐之

漢廣川王去疾好發冢發晉靈公冢得玉蟾蜍一枚大如拳腹空容五合水光潤如新玉取以盛書滴平陽公主嫁衛青青與主合葬冢在華山葬時發上得銅槨一枚

光武建武二十六年初作壽陵帝曰古者帝王之葬皆陶人瓦器木車茅馬使後世之人不知其處



漢明帝永平十三年初作壽陵制令流水而已

東平王家在東平傳言王思歸京師其塚上松栢皆西靡

孝靈皇帝葬馬貴人贈步搖赤綴青羽蓋駟馬也

初平二年孫堅進至雒陽掃除陵廟得傳國璽于城南甄宮井中

漢末關中亂有發前漢時宮人家者猶活既出復如舊郭后愛念之常置左右問當時宮內事了了有次第

魏武帝臨終遺命曰汝等登銅雀臺常望吾西陵墓田

曹操篡漢有天下歿後恐人發其塚乃設疑冢七十二在漳河之上

魏邴原有女早亡太祖愛子蒼舒亦沒太祖求今葬原辭曰非禮太祖乃取甄氏女合葬

中山恭王袞傳云袞疾因勅令官屬曰昔衛大夫遽瑗葬濮陽吾望其墓常想其遺風願託賢靈以弊髮齒管吾兆域必往從之



山陰雜記  
五  
太康元年汲縣民盜發魏王墓或言安釐王家得竹書數十車皆簡編蝌蚪文字束皙爲著作隨宜分析皆有冥證古書有易卦似連山歸藏文有春秋似左傳

晉張士然請湯武諸孫置守冢人

五胡時慕容皝夢石虎齧其臂寤而惡之購求其尸而莫知之後宮嬖妾言虎喪東明觀下于是掘焉下度三泉得其棺剖棺出尸尸僵不腐皝罵之曰死胡安敢夢生天子也

晉東海越王尸爲石勒所焚如裴氏求招魂葬

吳越公主墓在小越伏龍山

乾德四年詔吳越立禹廟于會稽置守陵五戶長吏春秋奉祀



